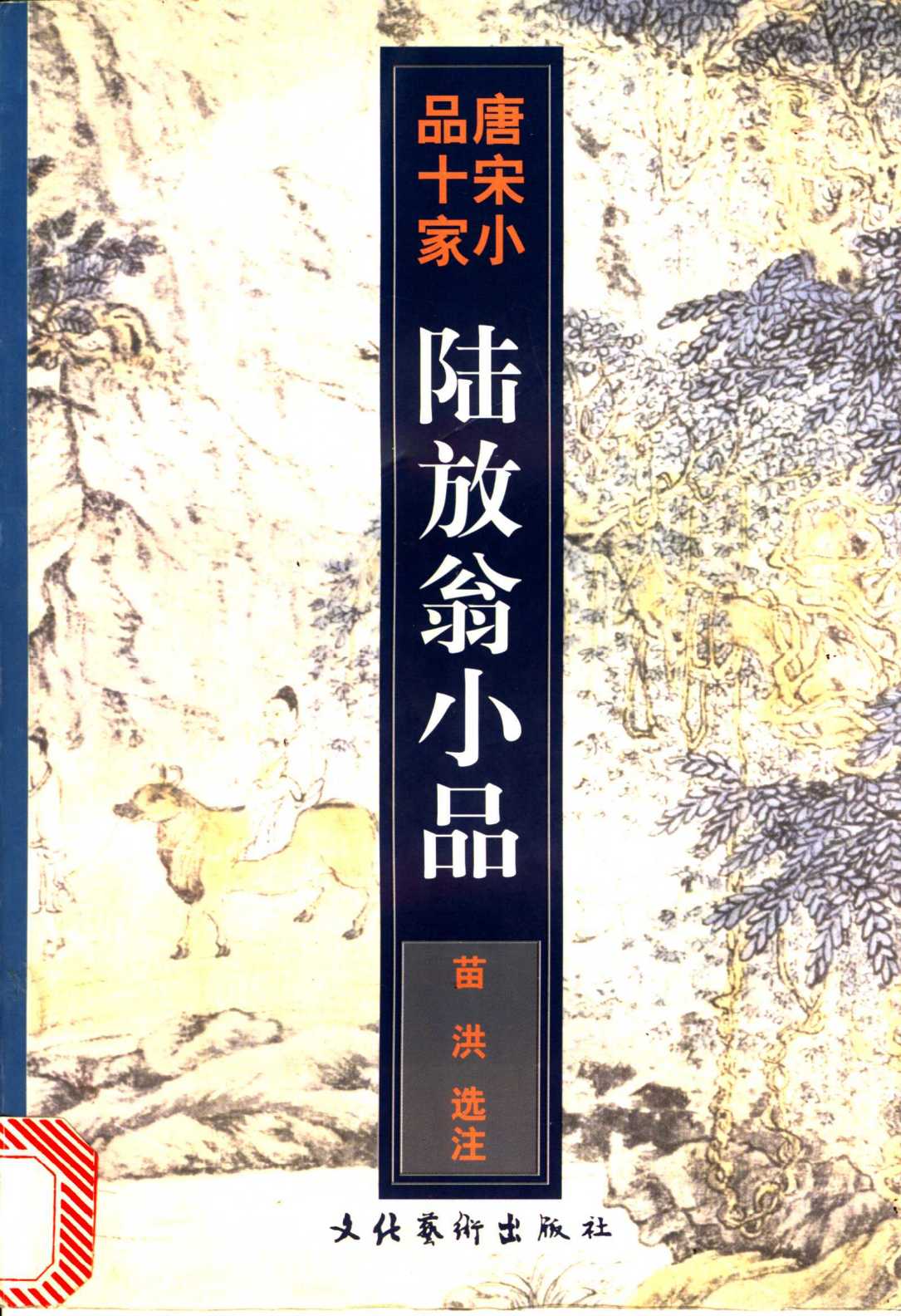




唐宋小品
十家

陆放翁小品

苗洪选注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陆放翁小品

苗 洪选注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陆放翁小品

苗 洪选注

*

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

(北京前海西街17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博诚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：8.625 字数：150,000

1997年1月北京第1版 199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,001—5000册

ISBN 7-5039-1533-1/I·676

定价：12.60元

出 版 说 明

因为我社《明人小品十家》的编辑出版，获得了不少好评，于是，就有了续编《唐宋小品十家》的想法和今天的这套丛书。

小品作为散文一脉，虽滥觞甚远，然而却实在没有严格的界定与模式。只是明清之际的文人抒写性灵，做出许多任情率意的轻灵文字之后，人们便习惯于把小品文与轻松闲适联系在一起。本世纪三十年代，林语堂等人的提倡与推广，遂使小品文定位于悠闲与轻灵之间。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左翼作家，对此非常愤慨，并明确指出：“生存的小品文，必须是匕首，是投枪，能和读者一同杀入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。”

然而，文学理论上的界定，并不一定能成为社会的共识。近年来，图书市场上小品文大行其道，人们对小品文的理解，似乎仍脱不了“性灵闲适”的范围。我们在编辑《明人小品十家》时，也还是本着轻松明快的旨趣。

唐宋两代的小品，却无明清那般风格齐整，更不用说轻灵秀美了。唐人文尚辞赋，四六文作得颇为精彩。虽然有韩愈、柳宗元力倡古文，但他们抒发真性的方式是诗。宋人比较清通，尤其是他们的语录，写得格外洒脱平易，意味隽永；可他们更喜欢在词令中倾诉自己的感情。因此，唐宋之际，虽有八位散文家比肩而出，但他们的文章更多的是凝重、庄穆，甚至有些沉重。如果仍拿着“性灵闲适”的尺子来编纂唐宋小品，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。

好在小品文并不等于性灵通脱，借用鲁迅的话说：“讲些小

道理，或没道理，而又不是长篇的，才可谓之小品。”按照这样的思路，参考作家的声望和代表性，我们为《唐宋小品十家》选择的作家是韩愈（昌黎）、柳宗元（河东）、罗隐（昭谏）、皮日休（鹿门）、陆龟蒙（甫里）、欧阳修、王安石（介甫）、苏轼（东坡）、陆游（放翁）、刘克庄（后村）。书的命名，则根据其本人较为常见的字号而定。

既然是小品，简洁似乎是必需的条件。所以，涉及到每个作家的作品选取时，我们也要求尽量不选那些宏篇巨制或“板着面孔”说理的文章，即使是公认的名篇，也不妨割爱；而诸如柳宗元的游记、欧阳修的书简、苏轼的题跋，虽然不足以反映他们文学成就的主要方面，但却因为不曾带有太多的“载道”重任，而自然流露出作者较为真实的内心层面。类似的篇什，是我们希望能奉献给读者的。

尽管如此，唐宋之际的小品文，与明人还是有明显的差别。韩、柳、欧、王姑且不论，即使被鲁迅大力推崇的罗、皮、陆的作品，其中的不平、愤懑、沮丧甚至绝望，也是在明人小品中很难体会到的。这也许正是小品文特征的另一层面的展示。读读它们，人们应该别有一番滋味。

从明人小品到唐宋小品，选题的确定更多地是从市场去考虑的。然而，如果以此为契机，对历代的小品文作一番重新的检索与梳理，也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。当然，任何想法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。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前 言

陆游（1125—1210），字务观，号放翁，越州山阴（今浙江绍兴）人。他是我国南宋时期最杰出的爱国诗人，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词人、书法家、史学家和散文作家。在陆游长达八十六年的人生旅程中，他不仅为后人留下了九千多首激情洋溢、脍炙人口的诗篇，还有大量其他的文字作品，包括一部史书《南唐书》和一部《渭南文集》。他的天赋与才华，在这些著作中同样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展现。在南宋文坛，陆游著述宏富，堪称大家。

—

陆游生活的时代，正是宋、金两国相互对抗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时代。在他出生后的第二年，金人攻陷了北宋的都城汴京（今开封），北宋的最后两位皇帝徽宗、钦宗父子，双双沦为金人的俘虏，北宋王朝宣告覆亡。而到陆游去世的时候，南宋政权最后一次企图收复中原的大规模军事行动“开禧北伐”也以失败告终，南宋与金以长淮为界，“划江而治”的局面已完全固定下来。可以说，陆游完整地经历了南宋前期那个动荡不安的大时代的全部过程，他的诗文，即是那个时代风云变幻的真实反映。

陆游的童年是在躲避战乱的转徙颠沛中度过的。汴京陷落的时候，陆游的父亲陆宰刚刚被罢免了京西路转运副使的职务，匆

2 陆放翁小品

匆自寿春（今安徽寿县）举家渡江南下，回到故乡山阴。但不久，战火又蔓延到山阴县境，陆宰一家不得不再次扶老携幼，避乱于东阳山（今属浙江金华）中，直到陆游九岁时才重返故里。“家本徙寿春，遭乱建炎初。南来避狂寇，乃复遇强胡。于是髡两髦，几不保头颅！乱定不敢归，三载东阳居。”（《杂兴》）战乱的残酷在给陆游幼小的心灵留下恐怖的阴影同时，也深深播下了仇恨的种子。

另一方面，父辈的言行则教育陆游早早懂得了什么是“爱国”。陆宰是一个正直爱国的学者，南渡以后，和他来往的也都是些有气节的爱国人士，如傅崧卿、李光等。此时力主和议的秦桧当权，这些主张抗金的大臣纷纷遭到贬谪、排挤，当他们聚在一起时，谈及国家的耻辱和奸臣的误国，常常是痛哭流涕，食不下咽。这些生动的场景，深刻地留在陆游的记忆中：

绍兴初，某甫成童，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，或裂眦嚼齿，或流涕痛哭，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，虽丑裔方张，视之蔑如也……

——《跋傅给事帖》

同时，名将岳飞、韩世忠等人的抗金事迹、指导陆游诗歌创作的茶山老人曾几的爱国思想，也都对少年时代的陆游产生过一定的影响。

绍兴十三年（1143），陆游第一次赴临安参加进士考试，没有被录取。十年后，他再赴临安应试，省试第一，由于名列同科应考的秦桧孙子秦埙之前，遭到秦桧的排挤，在第二年的殿试中被黜落。

绍兴二十八年（1158），已三十四岁的陆游被任命为福州宁德县主簿，算是开始步入仕途。次年，调福州决曹掾。又过了一年，调至都城临安，任敕令所删定官，后历迁大理司直兼宗正簿、枢密院编修官等职，都是些官阶不过正八品、人微言轻的小

官。不过此时陆游已小有文名，与朝廷中的大臣也多有往来。绍兴三十二年（1162）六月孝宗即位，十月，赐陆游进士出身。

孝宗即位之初，力图振作，决心有所作为。隆兴元年（1163），命大将张浚北伐，宋金战事再起。陆游此时已由太上皇帝（高宗）圣政所检讨官出任镇江府通判，与张浚幕府中人及其子张枋有密切的交往。但很快，随着战事的失利，新的和议形成了，主战的张浚被罢斥，陆游也于乾道元年（1165）调任隆兴府（今江西南昌）通判，远离了战争前线。在他四十二岁的时候，终于以“交结台谏，鼓唱是非”的罪名被免官。

在家乡闲居五年之后，陆游于乾道六年（1170）入蜀，出任夔州通判。两年任满，应召入四川宣抚使王炎幕府，积极参与收复中原的准备工作。这一段是他一生中最为意气风发的时期，也是他诗歌创作最为旺盛的时期。但不久，王炎被召东归，他们精心策划的恢复方略也中途流产。此后几年间，陆游先后在川中的成都、蜀州、嘉州、荣州等地摄理地方政务，官位始终没有升迁，情绪却在苦闷中一天天消沉。直到淳熙二年（1175）老友范成大来知成都府，他又一度入范幕府，二人常在一起诗酒唱和，心境才略为好转。有言官参劾他“不拘礼法，恃酒颓放”，他索性自号“放翁”，因此又一次丢了官。

淳熙五年（1178）秋，陆游奉诏返回临安。当年冬天，被任命为提举福建路常平茶盐公事，俗称“仓司”。次年，改调江南西路，不久又被罢免。这一次在家乡呆了六年，直到淳熙十三年复起为朝奉大夫、权知严州事，此时的陆游已经六十二岁了。两年后任满入京，官军器少监。几个月后孝宗传位给光宗，陆游又看到了一线希望，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连上四道札子，痛陈备战、励治、减税、治民的道理，希望能打动光宗，但得到的只是又一次的罢免，罪名竟然是“吟咏专嘲风月”！

一次次满怀期望的出仕，一次次莫名其妙的打击，一生以

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自许的陆游彻底地失望了。此后二十年，除了在嘉泰二、三年间，短暂赴京参修国史外，其他绝大部分时间陆游是在家乡的田园农村中度过的。宋宁宗嘉定三年（1210）春，八十六岁高龄的陆游终于抱着“但悲不见九州同”的憾恨，辞别了人世。

二

陆游文学方面的天赋从很小时就已显露出来。《宋史·陆游传》称他“年十二，能诗文”，但据宋无名氏《爱日斋丛钞》的记述，陆游七岁时，父亲以乌鸦为题命他赋诗，他就已能应声对出“穷达得非吾有命，吉凶谁谓汝前知”这样颇有几分“老气横秋”的句子。显然，陆游对文学的喜好来自于家庭的熏陶。他的祖父陆佃、父亲陆宰都是勤于著述的学者，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书香的环境中，“我生学语即耽书”（《解嘲》）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。在陆游晚年的题跋中，经常可以看到对少年时读书生活的温馨回忆：

吾年十三四时，侍先少傅（陆宰）居城南小隐，偶见藤床上有渊明诗，因取读之，欣然会心。日且暮，家人呼食，读诗方乐，至夜，卒不就食。今思之，如数日前事也。

—《跋渊明集》

余年十七八时，读摩诃诗最熟，后遂置之者几六十年……

—《跋王右丞集》

余自少时，绝好岑嘉州诗……

—《跋岑嘉州诗集》

陶潜、王维、岑参……陆游从前代著名诗人的作品中如饥似渴地汲取营养，同时，也在努力地探索着自己的道路。到二十岁时，他在诗文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，如现存文集中最早的一

篇《司马温公布被铭》即为此时所作。

陆游真正得窥诗歌创作的门径，是在他师从当时的著名诗人曾几学诗之后。曾几，字吉甫，号茶山老人，诗初学于韩驹，后与创立“江西诗派”名目的吕本中齐名，是江西诗派此时硕果仅存的一位大家。陆游十八岁时与曾几相识，即对这位仰慕已久的前辈崇拜得五体投地。二十多岁时，他曾专程前往上饶茶山，向隐居在那里的曾几求教。陆游自己说：“忆在茶山听说诗，亲从夜半得玄机。……律令合时方帖妥，工夫深处却平夷。”（《追怀曾文清公呈赵教授赵近尝示诗》）陆游从曾几那里学到了诗歌在字句、音律、对仗、用典等方面的写作技巧，同时也受到了江西诗派创作理论的影响。但江西诗派发展到南宋吕本中、曾几时期，由于社会环境的变迁，他们的作品和黄庭坚、陈师道等北宋诗人相比，意境已有较大的开阔，开始接近现实社会生活，反映时代的矛盾冲突；同时，在创作方法上也有新的追求。绍兴元年，吕本中向曾几传授律诗的作法，曾说：“治择工夫已胜，而波澜尚未阔。欲波澜之阔，须令规模宏放，以涵养吾气而后可。规模既大，波澜自阔，少加治择，功已倍于古矣。”（曾几《东莱先生诗集后序》）陆游则称：“我得茶山一转语，文章切忌参死句”（《赠应秀才》）黄庭坚等追求的字锤句炼的“治择工夫”，“死蛇弄得活”的“脱胎换骨法”，在吕本中、曾几这里已成为不足、禁忌，可见他们在创作境界上已有所提高。但他们尽管意识到江西派理论的局限，却无力更进一步，打破这种局限。真正突破江西派的藩篱，为南宋诗歌别开一番天地的不世之功，是在陆游手中完成的。

清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称：“游诗法传自曾几，而作《吕居仁集序》，又称源出居仁，二人皆江西派也。然游诗清新刻露，而出以圆润，实能自辟一宗，不袭陈黄之旧格。”应该说，陆游之所以能够“自辟一宗，不袭陈黄之旧格”，是得力于吕、曾二

人的影响的。“我初学诗日，但欲工藻绘。中年始稍悟，渐欲窥宏大”（《示子遹》），他是沿着吕、曾指点的道路走下来的，从一开始就偏离了陈、黄的方向，而随着他社会阅历的丰富和个人诗风的成熟，他又跨越了吕、曾二人的门限，有了更高的致力目标。在《夜坐示桑甥十韵》中，陆游曾说：“好诗如灵丹，不杂羶荤肠”，诗以圆转纯净为工，这犹是江西派的主张，但很快，他就形成了自己的观点：

文章要须到屈宋，万仞青霄下鸾凤。

区区圆美非绝伦，弹丸之评方误人。

——《答郑虞任检法见赠》

陆游诗风的彻底转变，是在蜀中八年时期。这期间，他走出书斋的藩篱，接触到广阔的天地，亲身投入到抗金斗争中，在不停的进取和屡遭挫折中，形成自己轩昂、沉雄的诗歌风格。陆游在当时有“小李白”之称，后人又多评其“诗似杜甫”，这种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反差和交融，正说明陆游诗形成了自己独具一格的风格。

陆游对诗歌的见解，很多保留在他的文章中。他几乎没有什么宏大博深的理论，都是一些对诗歌创作甘苦的切身体会，对诗歌本质的独特理解，往往平易而中肯。如他说：

诗岂易言哉！一书之不见，一物之不识，一理之不穷，皆有憾焉。同此世也，而盛衰异；同此人也，而壮老殊。一卷之诗有淳漓，一篇之诗有善病，至于一联一句，而有可玩者，有可疵者；有一读再读至十百读，乃见其妙者；有初悦可人意，熟味之使人不满者。大抵诗欲工，而工亦非诗之极也。锻炼之久，乃失本指，斫削之甚，反伤正气。虽曰名不可幸得，以名求诗，又非知诗者。纤丽足以移人，夸大足以盖众，故沦久而后工，名久而后定。呜呼艰哉！……

——《何君墓表》

清人史承谦以为此段文字“深得甘苦之致”。即使在今天看来，对我们更好地赏鉴古代诗歌也不无启迪作用。

三

陆游长子子遯《渭南文集跋》中，述及陆游文章师法，曾称：

先太史（游）之文，于古则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左氏》、《庄》、《骚》、《史》、《汉》，于唐则韩昌黎（愈）；于本朝则曾南丰（巩）：是所取法。然稟赋宏大，造诣深远，故落笔成文，则卓然自为一家，人莫测其涯涘。

宋人张昞作《会稽续志》，也称陆游：

自少颖悟，学问该贯，文辞超迈，酷喜为诗；其他志铭记序之文，皆深造三昧；尤熟识先朝典故沿革、人物出处：以故声名振耀当世。

可见在南宋，人们是把陆游当做重要的散文家看待的。

南宋并非是一个散文的时代，陆游主要的成就也不是在散文方面，但是这些并不足以否定陆游散文的价值。南渡以后，理学之风统治了文坛，文章逐渐成为“阐发性理”或“经世治用”的工具，形成以朱熹为代表的语录体和以陈亮、叶适为代表的政论文两大主流，几乎完全抛弃了散文在美学上的艺术追求。而此时的陆游，却明确提出了文章的功用在于“娱忧舒悲”，即抒发个人真实情感，不为社会功利所束缚的主张，并在创作实践上，以大量笔意精逸、情韵悠邈的“小品”文字，为沉靡卑弱的南宋文坛带来一股清新自然的风气。

陆游的文章，骈散兼长，体裁繁富，但最能体现其特色的，还是其文集中所谓“志铭记序”的部分和他的笔记、游记作品。从年代上看，大致以其出蜀前后分为两个时期。

陆游前期散文的代表作品是《入蜀记》。这是一部长篇旅行日记，记载了他乾道六年奉命自山阴出发，沿长江溯流而上，至蜀中夔州就任通判的经过，叙述了他沿途的所见所闻。陆游一方面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，对沿江重镇的山川形胜、地理沿革作了详尽的考证，表现出他对时局的关注；另一方面，又以诗人的眼光，对长江两岸的自然风光，尤其是三峡的壮丽景色，予以淋漓尽致的刻划，其中的一些片断，是十分优美的游记文学。宋代记录长江旅行的文字，在陆游之前，有欧阳修的《于役志》，之后，有范成大的《吴船录》，尽管详略各有侧重，但从文学的价值上看，应以陆游的《入蜀记》为最高。

陆游这一时期的其他作品，或阐述个人的创作心得，或勉励友人奋发上进，即使是一些应酬之作，也力求生动而不浮泛，体现了陆游在创作上的努力和追求。

陆游的后半生，大多时间是在隐居生活中度过的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阅历的丰富，他的散文风格也逐渐由激昂慷慨转入平淡坦适一路，这与他诗风的转变是相一致的。这一时期，陆游信笔留下的大量题跋文字，代表了他小品文的最高成就。

陆氏是江南著名的藏书世家。绍兴十三年（1143）朝廷诏求遗散在民间的书籍，首命陆宰献家藏一万三千多卷，数目之多，为东南之最。陆游退居乡间之后，和政治生活的距离渐渐疏远，爱书的天性重新得到满足。书画不仅使他饱经挫折的心灵得到抚慰，同时也为他抒发心中的郁闷不平打开了一扇窗口。他将自己对文学、对世事、对人生的即兴感触留在跋尾，形成一篇篇隽永修洁的绝妙文字，无意中也将自己的个性、情操、修养完全地坦露给后人。朱熹称“务观别纸，笔札精妙，意寄高远。”（《跋周元翁帖》），是十分公允的评价。

嘉泰癸亥四月十六日，两朝实录将进书，予以史官兼秘书监，宿卫于道山堂之东直舍，茶罢，取此轴摩挲久之，觉

香透指爪。此物着霜时，予归镜湖小园久矣。

—《跋画橙》

朱先生与诸贤，当建炎间裔夷南牧、群盗四起时，犹相与讲学如此。吾辈生平世，安居乡里，乃欲饱而嬉，可乎？嘉定之元四月乙酉，陆某书于山阴老学庵，时年八十有四。

—《跋朱希真所书杂钞》

题跋文是宋人的特长，苏轼、黄庭坚等人都有很多精妙的题跋传世。他们往往能在书卷画轴空白处的方寸之间，用少则二三十个字，多则百十字的小品文安详自然地披露出自己的情感。在这方面，陆游又有他自己的特色，因为他常常通过题跋，将个人情感与国家民族的兴衰连系在一起：

大驾南幸，将八十年，秦兵洮马，不复可见，志士所共叹也。观此画，使人作关辅河渭之梦，殆欲陨涕矣。

—《跋韩干马》

这一时期陆游的另一重要作品是《老学庵笔记》。“老学庵”是陆游为自己在故乡山阴鉴湖边的书屋起的别名，取师旷“老而学如秉烛夜行”之义。淳熙末年，陆游退休后隐居于此，《笔记》即大约完成于淳熙、绍熙之间。这本著作篇幅不大但内容却十分丰富，有身边琐事，地方风俗，人物趣闻，也有对当时时政和文学的评论。难得的是陆游在一则则精炼的短文的字里行间，常常透露出智者长者的通达和幽默，使这部笔记体的小书带上了文学的色彩，在众多的宋人笔记中，这是一部见“真性情”的佳作。

在庆元、嘉泰年间，年近八十的陆游曾应当时执政的权相韩侂胄之请，为他先后作了《南园记》和《阅古泉记》。自陆游的好友朱熹开始，时人对此颇有微词。后来修《宋史》，将韩侂胄列入《奸臣传》，这两篇文字便成了陆游“晚节不保”的铁证。其实陆游作为当时著名的文人，有一些应酬文字是很正常的。而且韩侂胄积极主张北伐抗金，和陆游的思想有不少相通之处，陆

游在文中提出韩侂胄的曾祖韩琦，对韩北伐事业的成功是寄予一定希望的。对韩侂胄功过的评价，涉及到南宋的党争，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，与陆游本人的品行毫不相关。清人朱需就曾明确指出：

史言陆放翁为侂胄作《南园记》，士论非之。杨龟山受蔡京荐，胡安国受秦桧荐，而士不非。岂蔡京、秦桧之奸，减于侂胄耶？所以然者，侂胄得罪朱子故也。……盖元人作史时，正道学之风初炽也。史弥远所以不入《奸臣传》者，以其能弛伪学之禁，故并其废济王事而讳之，不载本传中。

——《牖窥杂志》

这本是一桩过时的“公案”，因本书中收录了这两篇记，故在此略作说明。

由于陆游诗名早盛而文集晚出，他的文章在后代流传不广。但在读过《渭南文集》的人中，仍得到较高的评价。如明代祝枝山就称：“放翁文笔简健，有良史风，故为中兴大家。”（《书新本渭南集后》）吴宽在《新刊渭南集序》中也说陆游文“浑成，读之新妙可爱。”值得一提的是，明代公安派的主将袁宏道对陆游的文章也备加推崇。在《答王以明》书中，他说：

近日始学读书，尽心观欧九、老苏、曾子固、陈同甫、陆务观诸公文集，每读一篇，心悸口吐，自以为未尝识字。

——《袁中郎全集》卷一尺牍

可见，公安三袁的“性灵小品”，也曾从陆游文中汲取过营养。

清代的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对《渭南文集》予以谨慎而不失中肯的评价，可以看作是前人对陆文的长短得失所作的概括总结：

……游以诗名一代，而文不甚著。集中诸作，边幅颇狭，然元祐党家，世承文献，遣词命意，尚有北宋典型。故根柢不必其深厚，而修洁有馀；波澜不必其壮阔，而尺寸不

失。士龙清省，庶乎近之。较南渡末流，以鄙俚为真切，以庸沓为详尽者，有云泥之别矣。……

四

《渭南文集》五十卷，为陆游逝后，由其子陆子遯辑刻。现在易见的，有商务印书馆《四部丛刊》本、中国书店影印世界书局本《陆放翁全集》及中华书局 1976 年简体字本《陆游集》三种。本书选录的文字除《老学庵笔记》外，均以中华书局版为依据，个别字句参校别本改正，不另行出校。

本书的编选分为四个部分：

一是所谓的“志铭记序之文”。选录以篇幅短小，真实有物为原则，偏重于谈论创作方法和与时事、个人经历关系较密切的作品。基本依照《渭南文集》的次序排列，只是把《放翁逸稿》中的《南园记》、《阅古泉记》插列《文集》“记”的最后，以求形式的统一。

二是题跋。出于选注者的偏爱，将其单列为一部分，选录的篇目也稍多一些。

三是《入蜀记》。《入蜀记》原分六卷编入《渭南文集》，但实际上是一部独立的著作。今分列为一部分。因原文甚长，只选择其中一些相对完整的段落，分节注释，不另加题目，以序号标明。

四是《老学庵笔记》。该书原独立成书，不在《渭南文集》之内，故选录文字改以中华书局 1979 年版《老学庵笔记》标点本为依据，个别字句有校改。仍依前例以序号标明。

注释力求通俗简明，便于普及，不繁琐引证。

陆游是我素所敬仰、喜爱的古代作家之一。由于时间匆促，加之本人学识有限，注中错谬不当之处在所难免，衷心期望得到

方家的指正。

苗 洪

96.12.15